

» 助听器

李霄云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厂牌:天娱传媒
推荐指数:★★★★

专辑中的多数歌曲都是李霄云亲自创作,这个并不值得惊奇。让人意外的,是潜藏于歌曲中的成熟和冷静,而歌曲涵括的范围,也得以从爱情、亲情发散开来,扩至青春年纪的回忆和打量。只是唱片感情起伏相对平淡,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应有的沉稳,而歌曲还可以再丰富多元一些。

Sting
《Symphonics》

厂牌:Decca
推荐指数:★★★★

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参与录制Sting的这张新专辑中,为唱片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新鲜元素。交响乐的磅礴大气,配以Sting浑厚深沉的嗓音,二者交融在一起,浑然天成。另一方面,Sting诗人般的气质亦没有丢失,反而在交响乐的陪衬下显得更为细致。

Kenny G
《Heart And Soul》

厂牌:Concord Records
推荐指数:★★★★

对于中国听众来说,一首《回家》算是Kenny G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事实上,Kenny G不属于那首一首歌走天下的乐手,要知道,他是第一位以演奏家身分登陆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首的,并有格莱美奖最佳单曲奖等一系列荣誉。《Heart And Soul》的名字意味深长,或许是暗示自己,两年的精雕细琢,保证了这张专辑的品质。



贾宏声,低处没有飞翔

我有一个朋友,没工作,靠父母留给他的两处小房子收租度日,生活得非常落魄,但我偶然去他家,却看到满墙出自他手的泥塑,件件令我震惊,我站在墙壁前,立刻大声发表我的筹划:租陶窑、授学徒、批量生产、媒体炒作、网站售卖、身世和经历全是卖点……半晌不见他做声,回头一看,他满脸惶恐,满口诺诺,似乎我有陷害之意。我怒他不争,四处在他背后替他惋叹,然而,几年后,我却理解了他;他也可以不争。

然而这不是社会的逻辑,尤其对那些有争取能力的人,社会更添几分苛刻,如当初尔冬升批评王晶:“我最讨厌有的人,不用心拍电影,你明明是有能力拍好的!”

你明明是有能力的!贾宏声择别世界,许多议论的出发点,多半立足于此。他毕业于中戏,他少年成名,他曾与李少红和张扬合作,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成为偶像明星,他的前女友是周迅……他明明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但是,



读图Photoshow “拜金女”泄春光

9日,马诺同名专辑暨话剧《关于他的你的和我的》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马诺出任话剧的女一号并现场表演了话剧片段。身穿金色低胸纱裙的马诺虽然大秀美胸和肩膀,但上身裙子下滑使得后背内衣全露在外,入座时下身又大泄春光。

□韩松落

如水木丁所说:“其实贾宏声不适合演一些常规的,性格平凡普通的角色,他最适合的就是那些感情喷薄而出、能量巨大、令人震撼、个性鲜明、充满艺术气质、神经气质的角色”。举目四望,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电影,没有这样的角色,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电影人物,正常到近乎平庸,约翰尼·德普、爱德华·诺顿之类的戏疯子,在商业化的好莱坞可以被容,可以被鉴赏甚至被顶礼膜拜,在此时此地,并无存活的机会,当然,他若肯压抑自己,演神仙皇帝后官太医,也可以生活得油光可鉴,但他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他是那种人——与理想主义无关,他所以垮掉了,与其说是理想垮掉了,倒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愿望被强制拆迁了,他适合穴居,但周围的人偏要合力把他拖出他的洞穴,他适合面无人色形容憔悴,同时任由内心在低处飞翔,但周围的人更倾向于给他打上鸡血让他欢天喜地积极上进,他不愿克服自己的恐惧,但全社会都围剿这种恐惧,恐惧因为没有

存在的理由,更显得致命。而所有的行动都有善良的动机,你明明是有能力的。

有人磕磕绊绊地克服了自己,像玛丽莲·梦露,她终身的敌人,就是她的恐惧,对电影,对她的工作,她从不相信自己能胜任任何一个角色,惧怕公众场合,于是总要设法迟到,并寄希望于丈夫阿瑟·米勒,以为他可以让自已不用再扮演“玛丽莲·梦露”,但她复出的代价非常巨大。而形如贾宏声——“不怎么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话,也不太爱和别人交流”“很懒,最喜欢一个人呆着”,显然连克服的欲望都没有,单是想一想要克服恐惧,对他就是巨大的伤害。

而这是莫之许描绘的那个世界——“中国社会除了成功,别无信仰”。颓废是敌人,而不是众多情绪中自然的一种,不成功就是罪孽,生存必须被统摄进一种亢奋的模式,在低处飞翔,会被全世界诟笑。终于这一切成为一种不留余地的围剿,他像被追猎的兽,在末路危崖,纵身一跃。

□杨波

马雅舒证明了当代女性的勇敢

发生在马雅舒和吴奇隆身上的爱情故事证明了一个道理:任何帽子皆不可自戴,就算绿帽亦不例外。在世人面前被戴上绿帽子之后,吴奇隆不但提出离婚,依法偿付近亿赡养费,还要被迫欣赏前妻近日高调演出的甜蜜婚礼,看来,一个男人被戴上绿帽之后,并不是虎目含个泪、摔门走个人就可以解决的。时代进步实在太快,红杏出墙自古有之,而古时候是把该红杏往猪笼里一塞,再往后河里一丢了事,不知小帅虎对那个年代这种野蛮的做法,抱怎样一种态度。

马雅舒如此摆地举办婚礼,仿佛不是在二婚,而是在领取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似的,且不说还招婿入赘般将婚礼安排在娘家昆明,并将身价十亿的鬼佬夫婿活活弄出眼泪,说出“是她拯救了我的人生”这样的台词——马雅舒动

作如此之大,我不太相信她仅是要招摇给前夫看,她几乎是要招摇给全世界看。以一种好强和自信的方式告诉大家,当代女性就是要像她这样勇敢地抛掉束缚自身的礼义廉耻,像一个纯洁的天使一样爱给谁戴绿帽子就给谁戴,好去追求性价比更为合适的爱情、金钱和自由。作为生活在孕育出马舒雅这般杰出女性之时代的男性,显而易见,吴奇隆是一个榜样,而庚澄庆也差不到哪里去,尽管他和伊能静的爱情故事要凄婉悱恻一些。伊能静只不过仅被拍到与黄维德牵手的照片而已,迄今依旧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这枝红杏已将全身探出墙外,何况这枝红杏在志云饭局里脉脉地说:“我是那种为了感情可以不管不顾一切的女人。”本来,人们望伊能静眼神,并非如当今望马前夫的眼神,

屏蔽了阿娇不能显得自己高尚

这年头媒体越来越“暴力”,也不是我们的媒体多么自由了,而是如今媒体越来越可以干一些让别人不舒服而自己得意(益)的事。比如世界杯上连小组都没出线的上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刚一回国就有《意大利日报》给他们准备的“11口棺材”漫画。把球踢得那么丑陋的意大利队理应得到各种嘲讽、谩骂甚至侮辱,但用标准的433阵形棺材来恶毒攻击这件事,显然是动用了暴力手段。但媒体就是这么伟大,他们此举得到了球迷的拥护,要不也不会有机场当头袭来这幅漫画的“事故”发生。

最近还有靠占领少男少女起家的芒果卫视,上周的一期节目中将录制好的阿娇部分删减得干干净净,甚至连方力申和刘镇伟谈到阿娇的话都被删了,这还是让人想起媒体暴力这个事。就像

我们的国手马琳畏生生地不能给自己曾经的女人一个满意的结局一样。

阿娇没那么烈性,一个有过悲惨遭遇的女星,世人也不允许你那么烈性,所以只能接受现状,她说自己不介意:“不论结果如何,我尽力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我没有特别的难受,只是大家比我更紧张而已。”该有的坦然她都有了,可是遭受暴力侵袭的时候,还是那么无助。刘镇伟越来越像“刘政委”,只能安慰阿娇并称她长大成熟了。不知道如果让刘镇伟以后拍出这段电视台录制节目生删掉一个人的剧情,他会如何恶搞。是不是阿娇也应该学学兽兽改名,这样媒体就能接受了,形象就高大了——自从视频走红后就再不允许别人叫她兽兽,而是要叫翟凌,阿娇这个名字早就应该被弃用,而重新启用钟欣桐。

□王洞洞

“阿娇”为什么还这么敏感,为什么还要遭到莫名的封杀,这件事究其根本,我以为还是跟女人天生弱小有关,尤其单身的女人——没有男人庇护的女人。大家看看跟阿娇命运不同的张柏芝,就知道女人多么需要一个能给她庇护的男人,大家对张柏芝给予了阿娇所不可能得到的正常尊重。

哲学家萨特从来不缺女人,他的终身伴侣西蒙娜·波伏瓦都这样解释女人的命运:一旦男人缺少了感受力,他就去占有一个敏感的女人去得到这种感受力。阿娇就成了一个权力象征的男人,此时需要证明自己高尚时的必然牺牲品。可一个靠卖弄廉价笑料的综艺节目,能有多少道德需要捍卫和摆弄的呢,屏蔽掉或者“出卖”了阿娇,就能证明自己的高尚吗?这是让人想不通的。

» 影碟机

《最后一站》



品质鉴定:★★★★★
导演:迈克尔·霍夫曼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文学的瑰宝。在《最后一站》中,这个“瑰宝”的生活却不太如意。由海伦·米伦所饰演的妻子索菲亚,对托翁奉献巨大,关心备至——生了13个孩子,抄过六遍《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妻子还不叫伟大?他的大弟子和索菲亚矛盾极深,因为大弟子想让托翁签协议,把他的著作变为公众财产,为此还安排了个“间谍”在他身边。表面豁达、善辩的托翁和普通人一样,拿不出解决的办法。最终,他选择了逃避,把生命停留在一个小站上,这是影片的终点却也是留给观众想象的起点。

《海上传奇》



品质鉴定:★★★★★
导演:贾樟柯

对《海上传奇》的诸多期待,一则源于贾樟柯,二则因本人乃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不过,整个观影过程,其实并不愉悦,甚至很难受——夹杂岁月流逝的心酸与无奈,纵使千言万语,却也无从开口。综观全片,除了18段讲述之外,穿插的空镜切换与赵涛出演的空间转换之间,亦断亦续,同样耐人寻味。既交待了上海自开埠之初水运交汇的由来,亦有百年来城市变迁的缩影。可惜,这座城市变化甚巨,今昔往年,不能对比。难得贾樟柯能保有如此情怀和定力。

《无人驾驶》



品质鉴定:★★★★★
导演:张杨

在所有第六代后的导演中,张杨一直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与《爱情麻辣烫》明显的段落式结构不同,《无人驾驶》使用了近年十分流行的《撞车》式结构,用一个焦点事件,把几个毫不相关的故事串在一起。但片中的几个故事独立性太强,撞车对推动剧情的作用并不强,所以整个结构显得生硬。虽然编导在剪辑等手法上下了不少功夫,但并没把它们纳入到一个系统里,感觉还是差了口气。